

○ 魔方启示录



● 符 号 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

魔方启事录
符 号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湖北省宜昌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30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2插页 110 000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5354—0352—2

I·303复膜本定价：2.45元

目 录

“远方和尚”考	1
“指”议	4
析“书生气”	7
搞好“关心学”	10
“鄙薄技术”溯源	13
慎用“过正”法	16
回答事实的挑战	19
“知识分子上天”与“天上的知识分子”	22
话说“屁股指挥脑袋”	25
开放气魄谈	28
闻“风”而动	31
为“啦啦队”啦啦	33
谈弓论政	36
江南有丹桔	38
“磁性”和“弹性”	40
步子和时间	43
断思片语	45

“浑沌”之死·····	53
“突击”长短论·····	56
“奔马”与“瘟鸡”·····	59
到“科学王国”里去·····	61
“观剧”后的沉思·····	63
“老油条”品后感·····	66
万般红紫斗芳菲·····	69
李世民藏鹰·····	70
不老的教龄·····	74
“公道”与“人情”·····	76
墙里外开花墙里外香·····	79
扫除衍太太遗风·····	82
脐 辩·····	84
不可逆转·····	88
白求恩的称呼·····	90
“树大招风”与“树木成林”·····	93
“牙祭”评估·····	96
大坝遐思·····	98
学问小议·····	101
“内外行”的下一步·····	103
“普通话”与“地方话”·····	105
“西天取经”班子试评·····	108
偶感录·····	112
“海”内存知己·····	114

讨“顾风”	117
“适度”与“失度”	120
“一窝蜂”的是非	123
教师节杂咏	126
关于“叫鸡公同笼”	128
“三个头脑”论	131
“老外”老外与“外科病”	135
瓦匠·木匠·铁匠	138
还是不“讲”道理好	141
围墙里的“共和国”	144
魔方的启示	147
莫让“裤缝”藏虱	150
“超常”小探	153
煞煞“不”字风	157
“补牢亡羊”说	160
南郭疑案	162
“菲利浦”行动的启示	166
“新鞋打脚”	169
是药三分毒	172
“地差”说	175
“平畴交远风”	178
强化“配套”意识	181
“摸石头过河”两面观	184
“不如狗窝”质疑	187

也需提倡“管得窄”	189
“先发胖，后减肥”	192
单个真实与“整体效应”（外二章）	195
突破“注释学”	200
摩托车行进中换轮	203
光“鄙夷”是不够的	206
“难以置信”后的思考	208
“动机上网”症	210
“路”的断想	213
听《忼慷歌》	215
“大红大绿”文化	218
宾馆经理的预言	221

后 记	224
-----------	-----

“远方和尚”考

大概由于历史上佛教盛行的原因，在我国有关“和尚”的俗语、谚语、歇后语，竟出奇地多。诸如：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庙修好了，和尚老了；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和尚不吃豆腐——怪哉（斋）；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还有一句颇有意思，叫做“远方的和尚会念经”。

照理说，和尚会不会念经，主要看他是否有真才实学，而不在乎居住的远近。但人们常常会有“远方的和尚会念经”的印象，那恐怕也不能说毫无道理。就和尚一面来说，“远方和尚”中确有一些造诣精深、本领高强的人材。以峨嵋、五台、九华、普陀四大佛教名山为例，大都有来自远方甚至古天竺、日本、高丽的禅师。而我国唐代的鉴真东渡日本，传布宗律，引去中国的建筑、雕塑、医药则更是中外咸知的事实。这些高僧，见多识广，学

识丰富，法术高明，也是世人皆晓的。一些难念的经，他们能心领神会，融会贯通，背诵如流，确有独到之处。更何况他们来自远方，见多识广，捎来了异地异邦的信息，对于视野的开阔，思路的开拓，局面的开创，都是大有好处的。因此，我们决不可以轻视那“远方的和尚”，拒绝人才流通、技术引进。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远方和尚”都会念经，而“本地和尚”一律不会念经呢？这是问题的又一面。现实生活中，至今仍有不少人对“本地和尚”存有偏见，不予重视，不够放心。他们总以为本单位、本地区的“经”只有靠“远方和尚”才能念得好。货是外地的好，人是远处的行，花是墙外的香，经验是外地的管用。于是，拿着望远镜，舍近求远，重外轻内，唯远是贵，唯远是重。以招聘科技人员为例：只看远处，忽略眼前。对“远方和尚”允以厚遇，聘以重金，人未到，房子、家属户口之类早解决好；对“本地和尚”，则冷落一边，弃之不用。多年搁置下来的问题也一拖再拖，还一个劲儿地慨叹：“人才缺乏！人才缺乏！”这种人，很有点曹丕在1600年前就指出过的“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毛病。

其实，远和近都是相对的。此为近，彼为远。修丽娟在“本地”默默无闻，在“远方”赫赫有名。人还是原来的人，地不同，眼光不同，评价即大

异，岂非咄咄怪事？远方来的和尚也不可能万能，而且数量有限，大量的经还得靠本地和尚来念。况且，本地的经本地和尚也许会念得更好。因此，恰当的态度还应是：不问远近，循名责实，唯贤是用。

1984年5月20日

“指” 议

俗话说：“十指连心”，一点不为夸张。九个指头安然无恙，仅一个指头化脓感染，也常常要叫你起居不适，工作不便，甚至辗转难眠，狼狈痛苦不堪。

由此想到长期流行的有关指头的一种说法，叫做“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意思是：看问题要看主流，看全局，不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片面主观，以偏概全，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错误。

在分析形势、总结工作时，这无疑值得我们予以足够重视。不过，这仅仅是问题的一面，我们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有疾的“一个指头”虽属少数，毕竟是“连心”的十指中的一员，少了这一个“胡萝卜”还真不好“上席”呢！即如弹钢琴，真还得十个指头按，缺少哪一指，都还不易奏出和谐优美的旋律来呢！

而且“一个指头”与其余九位弟兄并肩而立，

朝夕相处，即使小疱疹也易互相感染；它们工作起来，大多场合又是集体配合，协同“作战”。由此一指染病，九指不能不受牵掣，拿物、握笔、挥锤、舞钳、驾车……诸多不便。如果病毒通过血液周身传播，那就不只是威胁其它九位弟兄，而是危及整个生命安全了。白求恩的殉职，不就由于病毒在“一个指头”上找到了缺口么！

由此可知，如果我们只看到“九个指头是好的”一面，自赏自慰，自傲自得，而对“一个指头”视而不见，或视若等闲，以为不足挂齿，无关宏旨，那么就很难使我们的工作更上一层楼，也很难保险不招来意想不到的失误。而如果我们又因为谁提出“一个指头”的问题，即火冒三丈，认定人家有意来寻衅挑刺，抹煞成绩，无视主流，否定大方向，攻击大好形势，别有居心，立即用“九个指头”去堵人家的嘴，搥人家的耳光，那民主之风不仅不能张扬，工作上更要吃大亏的。此类教训，我们实在是够多的了。

况且“一”也不是绝对的、静止的，“一”可以发展为“二”、为“三”、为“九”、为“十”；宏观看是“一”，微观看即可能是“六”、是“九”；此处为“一”，彼处也可能是“十”。一百个孩子教出了九十九个，剩下的百分之一对于一个家庭可能是百分之百；一千台彩电，优质率高达

百分之九十九，谁买上了那一台劣质货，谁就百分之百的倒霉；平反冤假错案高达百分之九十九，余下的一起对当事人和他的家庭却是百分之百。因此，在思想方法上还是不能满足于“九个指头”的视野，而要建立“十个指头”的观念。在肯定“九个指头”的前提下，重视和着力解决“一个指头”的问题。

兵书云：“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不也从反面证明了“一个指头”的不可等闲视之么！

1986年9月8日

析“书生气”

在“老九”姓“臭”的年代里，“书生气”早成了臭不可闻的名词之一。它是无能、无知、无用、呆傻、糊涂、白专的“集合体”。不少人提到它，都会嗤之以鼻，显出不屑的神情。

所谓“书生”，自然指的是读书人，即知识分子了；所谓“书生气”，自然是指知识分子的性格、气质，包括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工作习惯等等了。当然，知识分子是有一些毛病的。从传统的印象来看，“书生气”也的确有着自身的许多先天性的弱点，诸如古板、执着、幼稚、迂腐、不谙世事、脱离实际、容易上当受骗……《中山狼传》中的东郭先生大概就是这方面公认的典型吧！

但是，仅只看到书生这些弱点，是不全面的。诚如许多场合优点和缺点总是傍在一起一样，“书生气”，也有着许多难能可贵的优点。

不是么？不少有“书生气”的人，为人正直诚实，善良单纯。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记述

的革命青年作家柔石，便是一例。当鲁迅讲到现实生活中有人如何骗人，如何卖友，如何吮血时，柔石就会前额亮晶晶的，圆睁着近视的眼睛，惊讶道：“真会这样么？——不至如此吧！”即便是理想的头碰了大钉子之后，他也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这该是多么难得的好品质，多么纯洁的“书生气”！人们也记忆犹新，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有人要陈景润写文章“批邓”，这个以“不问政治”出名的人却没有从命。

很多这样的“书生”，从事学习工作，往往全力以赴，专一严谨。常潜心于“科学王国”之中，几乎忘记了外界的一切，达到了“忘我”的境地。因此在起居作息中，在应酬接待中，确实不免显得笨拙可笑、天真幼稚、不合“常情”。华罗庚不是曾因此获得过“呆子”的雅号么？

这种“书生气”浓厚的人，对于为某些人所津津乐道、孜孜以求的“权术”，诸如察颜观色、逢迎阿谀、见风使舵、四处钻营、攀龙附凤之类的“人情世故”，他们倒确实是贫乏无知、自愧弗如的。然而，这不正是他们的骄傲么！不正是因为这方面的“呆傻”、“不进油盐”，使得他们在知识的大海里，在科学技术面前，表现出惊人的敏锐力、深邃的洞察力，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凡！

更可贵的是那些刚直不阿、具有坚定的信仰并为之英勇献身的“书生”。“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在一些庸夫俗子、“现实派”们看来，张志新、遇罗克一定也太“书生气”了！他们也太认真、太古板、太倔、太执拗了！殊不知这种气节正是我们民族可歌可泣、可赞可叹的“骨气”、“正气”、“浩然之气”！我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这种“骨气”，一旦输入无产阶级的革命内容，自然更加光耀日月了。

这种“气”，流传千古，光照史册。屈原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行吟泽畔、抱石投江而不悔；文天祥为了保持民族的气节，身陷敌营、壮烈就义而不畏。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朱自清“宁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邓拓为维护“实事求是”的尊严，蒙受奇冤；吴晗为讴歌“为民请命”的清官，愤然谢世……“书生气”呵“书生气”，真还有着自己的优良传统呢！

因此，我以为，大可不必过分渲染“书生气”的弱点，即使有人暴露了这方面的弱点，重要的是加以帮助、劝导。嗤之以鼻，乃至蛮横粗野地指责，都是错误的。

是到了为“书生气”正名的时候了！

1981年10月20日